九州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yushu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抒情する文言：『玉梨魂』の語りと文体

中里見，敬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 ： 助教授 ： 中国文学

https://hdl.handle.net/2324/5596

出版情報：pp.1-5, 2000-05-21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抒情する文言――『玉梨魂』の語りと文体――

中里見 敬（九州大学・言語文化研究院）

【要旨】

二十世紀中国の言語・文学状況は大変動を経験した。科挙の廃止に始まり、文言文による伝統的詩文を中心とした文学観は、口語体の小説中心に再編成され、さらに今また映像やインターネットをはじめとするニュー・メディア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ようとしている。

八十五年前、文学革命直前にベストセラーとなった徐枕亜の『玉梨魂』は、文言の駢文小説という形式面からも、また「発乎情，止乎礼義」とされる内容面からも、批判の対象となってきた。近年、C. T. Hsia や陳平原はこの作品を中国の「感傷――言情」伝統（センティメンタル=エロティック・トラディション）に位置づけ再評価を図った。本発表では、語りの構造と自由間接話法の二点から、このテクストの新しさを分析、提示したい。

この作業を通して、文言文による文学革命という、実現されたなかったもう一つの中国文学史の可能性を考えてみたい。

【目次】

0. はじめに
1. 語り手の言説
　1.1. 『玉梨魂』の語り手
　1.2. 語り手の作中人物化

2. 作中人物の言説
　2.1. 中国語の自由間接話法
　2.2. 葛藤する、夢霞の声／梨娘の声
3. おわりに

【主要作中人物】

何夢霞　家庭教師先の寡婦・白梨影と恋に落ち、彼女の死後、日本留学を経て、辛亥革命で戦死する。

白梨影（梨娘）　何夢霞との許されぬ恋に苦しみ、亡き夫の妹（小姑）崔筠倩を何夢霞と婚約させるが、崔筠倩の苦しみを知り、絶望のうちに病死する。

崔筠倩　女学校の寄宿生。何夢霞との不本意な縁談を強いられ、学校を退学、失意のうちに病死する。

秦石痴　語り手「余」の元同学。何夢霞の手紙や詩を、日本から語り手「余」に送る。

友人某　語り手「余」の友人。武昌蜂起の戦場で何夢霞の最期を見とり、手帳を託される。

「余」　秦石痴と友人某から得た手紙・詩・手帳をもとに、『玉梨魂』を書く。

【物語の梗概】

馬良春・李福田總主編『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による

作品叙述了清朝末年的一个爱情悲剧。苏州书生何梦霞，为生计所迫，赴无锡乡下的蓉湖小学担任教员，因借住在亲戚崔翁家里，便兼任崔翁的孙子鹏郎的家庭教师。鹏郎的母亲名叫白梨影，年方27岁，却已守寡。当时虽然礼防甚严，但一个是未婚的青年学子，一个是丧夫的年轻寡妇，久而久之，何梦霞和白梨影便互相倾慕，发生了恋爱。然而传统的封建道德，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特别是所谓“一女不嫁二夫”的“贞节”观念，更如一副沉重的枷锁，使他们喘不过气来。白梨影惧怕背上“背夫”的罪名，何梦霞也不忍陷白梨影为“失节”的罪人。因此他们既不敢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那样私奔成亲，更不敢理直气壮地公开结婚，甚至把私下幽会和诗书传情也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始终以“发乎情，止乎礼义”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为了从感情与道德的冲突中摆脱出来，白梨影想了个移花接木的办法：说服何梦霞与自己的小姑子崔筠倩订了婚约。然而何梦霞并不能移情于崔筠倩，白梨影也不能忘情于何梦霞，问题依然如故，痛苦有增无减。白梨影以为只有自己死去，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于是采取了慢性自杀的方式，终于含恨而卒。临终留给崔筠倩遗书一封，说明了自戕身死的原因，并希望崔筠倩与何梦霞能成眷属。崔筠倩虽感嫂子的良苦用心，但也明白了何梦霞另有所爱，百感交集，一病而亡。何梦霞眼见两位女子为自己惨死，一腔孤愤，无可发泄，便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回国参加了武昌起义，壮烈牺牲。

【資料】

0. はじめに

0.1. 代表的な評価

a)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四［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 “鸳鸯蝴蝶派”作品基本倾向是脱离时代精神，极力宣扬低级庸俗的感情。这是应该全部否定和严加批判的。正如派名本身所标志的，满纸“鸳鸯呀！鸳鸯呀！”的描写男女私情之作最多。[……]总之，“鸳鸯蝴蝶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股反动逆流。在当时，它对广大市民，特别是知识青年起了极坏的麻醉腐蚀作用。五四以后，文学研究会首先奋起反对，到三十年代，它的影响才在革命文学狠狠的打击下消失了。

b) 范伯群《论早期鸳鸯蝴蝶派代表作——〈玉梨魂〉》，《文学遗产》1983-2

> 在五四前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正在高呼“文当废骈，诗当废律”时，《玉梨魂》不仅在内容上，被视为“非人的文学”，而且在堆砌词章和注重典故方面，也遭到攻击和批判。[……]《玉梨魂》在文学史上是属于民初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而且是鼓吹封建道德观的鸳蝴体的“样本”，即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也是一部具有消极因素的作品。

0.2. 近年の再評価

c) C. T. Hsia, "Hsü Chen-ya's *Yü-li hun*: An Essay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Criticism." in Liu Ts'un-yan and John Minford ed., *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 From th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国語訳に、夏志清著、欧陽子訳「《玉梨魂》新論」（上）（中）（下）（『明報月刊』二三七－二三九、香港：香港明報有限公司、一九八五・九－十一）がある。

d) 陳平原「清末民初言情小説的類型特徴」、『中国小説史論』所収（『陳平原小説史論集』下、石家荘：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一六四五頁。一六五五頁も参照。

> 儿女之情和家国之心难舍难分，这是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一大特点。

1. 語り手の言説

1.1. 『玉梨魂』の語り手

e)『玉梨魂』第二回「夜哭」より

> 時覚寒気驟加，夢霞深深擁被，方擬重続残夢，忽聞隠隠有嗚咽之声，不知何自而至。[……]哭声幽咽，凄凄切切，若断若続，聞之令人惻然心動。夢霞驚定而怖，黙揣此地白昼尚無人迹，深夜何人来此哀哭？嗚呼，噫嘻！吾知之矣，是必梨花之魂也。彼殆感余埋骨之情，於月明人静後来伴余之寂寞乎？閲者諸君，此不過夢霞之理想，実亦事実上所決無者也。442.5

＊テクストの引用は、呉組緗・端木蕻良・時萌主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第二集・第八巻・小説集六』（上海：上海書店、1991）により、頁・行数を付す。

f)『玉梨魂』の語りの特徴

> 従来の文言小説＝「史伝」の語りよりも、むしろ白話小説の語りに近い。
> (1)先説法、(2)語り手と聴き手の顕在化（「説話人－看官」に対応する「記者－閲者

諸君」)、(3)作品の構成に関する語り手の介入　**★文言小説の語りの通俗化**
(4)駢儷文の部分はかえって通俗に流れる　**★清末民初小説における文言文の通俗化**

(1)先説法

○咄咄，女郎何来？女郎何哭？[……]吾知女郎殆必与梨花同其薄命，且必与夢霞同具痴情。[……]蓋此夜之奇逢，即夢霞入夢之始矣。443.6

○嗚呼，夢霞豈知従此遂淪於苦海乎？446.16

○嗟嗟！可憐身世，従今怕対鴛鴦；大好因縁，詎料竟成木石。普天下有情人，能不同声一哭哉！460.5

○噫，豈料悲吟，竟成凶讖。[……]噫，此酸楚之哀音，竟為両人最終之酬答，而此夜之幽期，即為両人最後之交際，従此更無一面縁矣。565.11

(2)語り手と聴き手の顕在化

○記者雖不文，決不敢写此穢褻之情，以汚我宝貴之筆墨，而開罪於閲者諸君也。此記者傳述此書之本旨，閲此書者，不可不知者也。459.21

(3)作品の構成に関する語り手の介入

○閲者諸君尚憶及《玉梨魂》第一章“葬花”一節乎？[……]艶哉辛夷，有美一人，遥遥相対，但此入来而夢霞与梨娘之情将愈淪於悲苦之境，記者所以遅遅不忍下筆也。497.8

○此後之《玉梨魂》，由熱鬧而入於冷淡，由希望而趨於結束。一篇断腸曲，漸将唱到尾声矣。556.13

(4)通俗的な駢儷文の一例（第十九章「秋心」より）

黄葉声多（○），
蒼苔色死（●）。
海棠開後（●），
鴻雁来時（○）。

雨雨風風（○），催遍幾番秋信（●）；
凄凄切切（●），送来一片秋声（○）。　賦体対(重字)

秋館空空（○），秋燕已為秋客（●）；
秋窓寂寂（●），秋虫偏悩秋魂（○）。　双擬対

秋色荒涼（○），秋容慘淡（●）；
秋情綿邈（●），秋興闌珊（○）。
此日秋閨（○），独尋秋夢（●）；
何時秋月（●），双照秋人（○）。　賦体対(畳韻)

秋愁疊疊（●），并為秋恨綿綿（○）；
秋景匆匆（○），悩煞秋期負負（●）。　賦体対(重字)

尽無限風光到眼（●），阿儂総覚魂銷（○）；
最難堪節序催人（○），客子能無感集（●）？

g) 語り手の自己の言説に対する自信の動揺

○此書全篇，記者已不能尽憶，僅記其中幅有曰：558.20

○梨娘函尾，尚有一絶句，其起聯曰“血書常在我咽喉，一紙焚呑一紙留”，其下二句，則記者不能復憶，但記其押劉字韻而已。563.10

1.2. 語り手の作中人物化

h) 第二十九章「日記」、第三十章「憑弔」において、(1)語り手は何夢霞の同学である秦石痴からこの物語を知らされたと、情報の伝達経路を明らかにし、(2)何夢霞が武昌蜂起で戦死したことを知り、(3)この物語を小説化することを決意する。(4)また崔筠倩の日記を発見し、彼女の最期を知る。さらに語り手は秦石痴とともに物語の舞台を訪れて、主人公たちを弔う。 **★語り手「余」しか知り得ない物語を語ることの必然性、そしてこうした虚構の物語行為によってリアリティが獲得される**

(1)余与夢霞無半面之識，此事蓋得之於一友人之傳述。此人与夢霞有交誼固無待言，且可決其為与是書大有関係之人。蓋夢霞之歴史，知之者曽無幾人，而此人能悉挙其隠以告余，其必為局中人無疑也。閲者試掩巻一思，当即悟為石痴矣。583.20

(2)余因不識夢霞，故以常情測夢霞，而疑其為惜死之人、負心之輩，固安知一年前余意中所不満之人，即為一年後革命軍中之無名英雄耶？吾過矣，吾過矣！ 586.15

(3)夢霞有此一死，可以潤吾枯筆矣。雖然，飛鳥投林，各有帰宿，而彼薄命之筠倩，尚未知飄泊至於何所，吾書又烏能恝然遺之？ 587.2

(4)意者此日記之開局，即為筠倩始病之期，此日記之終篇，即為筠倩臨終之語，而此日記為夢霞所得，則夢霞於筠倩死後，必再至是郷，収拾零香剰粉，然後脱離情海，飛渡扶桑。此雖属余之臆測，揆諸事実，蓋亦不謬。然筠倩病中之情形如何？死後之状況如何？記者未知其詳，何従下筆？無已，其即以此日記介紹於閲者諸君可乎？ 587.15

2. 作中人物の言説

2.1. 中国語の自由間接話法

i) 申丹『叙述学与小説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中国語では従属節意識が弱いために、従属節の独立性が強く、自由間接話法に接近しやすい**

○这是因为汉语中不存在引语从句的连接词，无大小写之分，人们的“从句意识”较弱，因而作为从句的间接引语的转述语与作为独立句子的自由间接引语之间的差别，远不像在西方语言中那么明显。（三一三頁）
○汉语中无引导宾语的连接词（也无大小之别），如果间接引语的转述语有两个以上的分句，从第二个分句开始，转述语就有可能完全形同于自由间接引语。（三六三頁）

参考：中里見敬「叙述学与文体学在中国的受容——評申丹《叙述学与小説文体学研究》」（『言語科学』第 35 号，九州大学言語文化部言語研究会，2000 年 2 月）
中里見敬「書評：自由間接話法研究の新成果：申丹著『叙述学与小説文体学研究』」（『東方』第 232 号，東方書店，近刊予定）

2.2. 葛藤する、夢霞の声／梨娘の声

j）地の文における夢霞の声

念婚姻之事，在彼固無主権，在我亦由強制。［……］揣彼歌中之意，已逆知薄情夫婿，必為秋扇之捐矣。夫我之情既不能再属之彼，我固不願彼之情竟能専属之我。設彼之情而竟能属我者，則我之造孽且益深，遺恨更無尽矣。我深幸其心脳中并無“夢霞”両字之存在也。所最不安者，彼或不知此事因何而発生，或竟誤謂出自我意，且将以為神奸巨慝，欺彼無母之孤女，奪他人之幸福，以償一己之色欲，則彼之怨我恨我，更何所底止！我於此事，雖不能無罪，然若此則我万死不敢承認者。筠倩乎，亦知此中作合，自有人在？汝固為人作嫁，我亦代人受過乎？雖然，此不可不使梨娘知也。556.17

k）梨娘の声

在梨娘初意，固以此事双方允洽，十分美満，為夢霞計者固得，為筠倩計者亦未嘗不深。以貌言，則何郎風貌足媲潘郎；以才言，則崔女清才不輸謝女。両人異日者，合歓同夢，不羨鴛鴦。飲水思源，毋忘媒妁。万千辛苦，抽尽情絲。百六韵華，還他艶福。我雖無分，心亦可以少慰矣。557.19

l）手紙をもらった後の梨娘の声

梨娘之得書也，意書中必無他語，殆彼已得家報，而以個中消息慰我無聊歟？否則必一幅琳琅，又来索和矣。霞郎霞郎，亦知余近日為汝重生煩悩，憂心悄悄，日夜不寧，有甚心情，再與汝作筆墨間之酬答耶？梨娘執書自語，固以此書為掃愁帚，為続命湯，昵愛如筠倩，今亦如此，舎彼更無能以一紙温語相慰藉者矣。558.8

m）手紙の引用後の地の文における二人の声の葛藤　**★「自覚」「意」といった伝達動詞に導かれる部分は夢霞の声であるが、後半部では「我」が梨娘を指すことから、梨娘の声が響いている。**

方夢霞作書時，雖亦自覚過激，然語皆出於至情，意梨娘必能相諒。若在平日，此書亦等諸尋常通訊之詞，必不至誤会而生齟齬。今適当左右為難之際，方冀其有以慰我，乃亦従而怨我，不覚其言外自有深情，但覚其字里都含芒刺。559.4

n）梨娘の嘆きの声

梨娘誦畢此書，為之目瞪口呆，大有水尽山窮之感。筠倩失其自主之権，未免稍含怨望，猶無足怪。夢霞固深知其中委曲者，我之苦費心機，玉成此事，不為渠，却為誰耶？乃亦不能相諒，以一封書来相責問。試思筠倩之終身，干余底事？我因無以償彼深情，故欲強作鴛盟之主。早知如此，我亦何苦為人作嫁，而使身為怨府乎！嗚呼夢霞，汝非鉄作心肝者，而忍出此。宇宙雖寛，我直無容身地矣。至此不覚一陣心酸，涙珠疾瀉，559.8

3. おわりに

＊本発表は、2000 年 7 月刊行予定の村上哲見・花登正宏編『中国文人の思考と表現』（汲古書院）所収の拙稿「抒情する文言――『玉梨魂』の語りと文体――」に基づき、異なる観点から論じ直したものである。